

PRESSBOOK

Daniel ARSHAM

Art.Investment

October 2015

FLASH

讀史，為了尋真；創作，追求想像。想像與真實，看似是對立的概念，但美國藝術家丹尼爾·阿爾軒（Daniel Arsham）卻把兩者拉在一起。「歷史由優勝者書寫（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winner）。」他引用西方諺語來解釋在貝浩登香港開幕的第十個個展「虛構考古」（Fictional Archaeology）。

燈光暗淡的展廳裡，光源聚焦在火山灰雕塑上，無論人體或日用品，多半帶著破損，甚至只剩下殘肢。灰壓壓的裂口處，露出



歷史的真實與想像 丹尼爾·阿爾軒的「虛構考古」

鋒利而晶瑩的透明石膏，彷彿脆弱無光的軀殼裡，都包含著剛強明亮的核心；從看起來讓人感傷的情狀裡，透露出一絲樂觀的希望。展廳中央的牆壁改裝成大型黑板，前面放著用白灰製成的日常用品，歡迎參觀者留言繪畫，為沉重的主題增添一點輕鬆的氣氛。

阿爾軒2011年曾經到復活節島短居六週，巨石人像在他心裡留下烙印。逗留期間，他有幸跟當地考古人員接觸，在試圖了解前人製作這些大型雕塑的經過。「我們也不確定是怎樣做到的。」考古人員的答案，促使阿爾軒思考——歷史學家透過零碎的證據，嘗試重組曾經發生的事；所謂歷史，真實當中也不免有想像和推測。這觸發他開始著手用創作記錄當下。

「我從現在截取日常片段，把它們轉化成未來的狀態。」阿爾軒指出，這次創作的雕塑，都是取樣自具有時代代表性的物品，例如：卡式錄音機、時鐘、相機、電話等等。用未來的角度，審視當下看起來日常的物品，成為歷史之後又會是什麼模樣。物料選擇上，他刻意使用透明石膏、火山灰、白堊和沙等，讓雕塑看起來更有「出土文物」的質感，也刺激觀眾延伸思考時間和地質的變化。

雕塑的造型則參考了古典雕像和龐貝古城的居民化石，例如：《The Dying Gaul Revisited》的原型來自羅馬雲石像《垂死的高盧人》。人體並不完整、物品也非完好無缺，但阿爾軒強調自己對於人類未來並不悲觀，「不存在正面或負面的態度，只是形態的參照，我不認為人類將會面對如同龐貝那樣的大災劫。」

重臨香港，阿爾軒笑言每次到訪亞洲，天橋和電扶梯都會讓他有置身未來城市之感。看著其「虛構考古」的作品，觀眾也猶如坐上時光機，到未來回望現在。「當歷史不過是虛構的故事，我們為什麼還要讀史？」記者問。阿爾軒認為真假並不是執著所在，而是揭示歷史的發言權其實在於每個人手裡，「透過展示時間凝結的物品，希望觀者思考自己在歷史洪流中的位置。」（文／黎家怡·圖／貝浩登）



- 1 藝術家取樣自具有時代代表性的物品，用未來的角度審視它們成為歷史出土文物會是什麼模樣。
- 2 殘缺的形體刺激觀眾延伸思考時間與地質的變化。
- 3 火山灰雕塑而成的人體或日用品，多半帶著破損，甚至只剩下殘肢。
- 4 雕塑造型參考了古典雕像和龐貝古城的居民化石。